

風雪人間

丁玲



風雪人間

丁
玲

风 雪 人 间

丁 玲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5.375印张 125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615-0036-x

I·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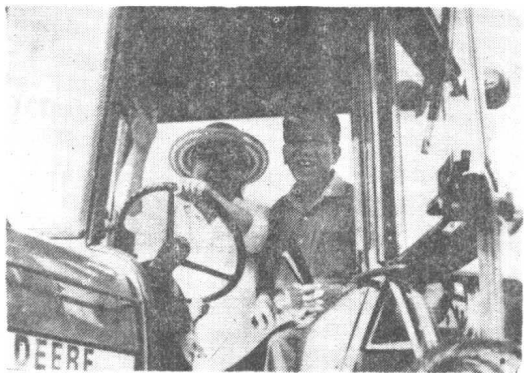
书号: 10407·003

定价: 1.50 元

一九五八年，丁玲、陈明被错划为右派，在陈明去北大荒之前，他们在寓所合影。



1981年丁玲与陈明重访北大荒友谊农场，兴高彩烈地坐在有空调设备的拖拉机驾驶舱里。



1981年4月7日，丁玲在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为师生作《文学创作的准备》的报告。

内 容 简 介

风雪弥漫，人间有温馨。著名作家丁玲在这本散文集里，记叙了她在北大荒的生活和遭际。书中没有回避十年浩劫中的人妖颠倒和自己身受的折磨，但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她对艰苦奋战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人的深情怀念，表现了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信念，殷切期望在这块亲爱的土地上绝不应再重演这样的悲剧。作品感情真挚、文笔酣畅，是一部优美的散文佳作。

前 言

1955年冬天，作家协会党组“揭露”的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对丁玲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噩梦的开始；对于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文坛，则是一次重大的曲折，也是以后随之而来的大逆转的一个预兆。本来，如果尊重事实，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认识问题，按照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一错案是可以不致发生，即使发生了，也是不难及时纠正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错案，也都或迟或早得到了纠正。遗憾的是，少数犯有唯心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病症的同志，往往不肯正视客观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造成了冤、假、错案，而为了保持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不惜一错再错，以致给当事人造成痛苦，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这样的教训实在太深刻、太沉痛了。

丁玲在她51岁的时候，被作协党组扣上了反党的帽子；直到她80岁的那年，才由党中央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文艺界如此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丁玲并不是仅有的一个，但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但是作为老党员、老战士的丁玲，对此并没有耿耿于怀，她经常对人说：“俱往矣！没有什么说头。”有些人对此觉得不容易理解。其实说来很简单：经过文革的十年浩劫，她痛切感到，在大难之后，国乱民穷，历史赋予

这一代革命作家的责任不是鸣冤诉苦，不是怨懣呻吟。有良心、有责任感、重新获得了工作权利的作家、艺术家，在痛定思痛之余，应该总结教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动员和团结千百万人民，为党分忧，为民解愁，为振兴中华而戮力同心。丁玲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7年里，她争分夺秒，拿起搁置了长达20多年之久的纤笔，先后写作并出版了8本共90万字的新作。虽然这还没有完全实现她的创作宿愿，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没有能完稿，但我实在应该说，丁玲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她因劳累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无愧于党和人民。

这本小书记述自1958年到1970年，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后，这12年间在黑龙江北大荒农场生活与遭遇的片断。上卷记的是初到汤原农场的事；下卷写的是十年浩劫中在宝泉岭农场的事。丁玲把记述她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那本回忆录题名为《魑魅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她的周围确实大多都是魑魅魍魉，如同地狱；而把这一本题名为《风雪人间》，虽有寒冷彻骨的风雪，但仍然是在人间，风雪之中仍然可以感到人间的温馨。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她对艰苦奋战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人的深情怀念。书中没有回避十年浩劫中的人妖颠倒和自己身受的折磨，目的是要在这块亲爱的土地上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而且，在这里，我必须说一句，她写出来的比起她所遭遇到的，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

丁玲长期患有糖尿病，后期引起肾功能衰竭，多次住院治疗，加以时有临时的社会活动，此书写写停停，终至不能握笔，回忆录没有写完即长辞人世，现在只能由我来整理发表，这在我实在是莫大的悲痛。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本书的个别篇节，曾在一些期刊上发

表过。

书末附录的两个人的日记片断都是当年的原件，没有删节。

附录的《1955年至1979年有关丁玲的重要记事》都属有案可查的史实，希望这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眉目。

附录中的《三访汤原》于1979年在《作品》上发表过。《追叙夜审丁玲》、《记入狱》这两篇是为了这本书的出版而临时赶写的，这样，读者对丁玲在北大荒经历的全过程，可以了解得较为完全些。

这本回忆在《华人世界》发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所得稿费全部给丁玲研究会支配使用。曾鸣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庄钟庆同志为本书撰写后记，谨致诚挚的谢意。

谨以此书告慰于一向关怀丁玲的朋友们和同志们。我还以此书献给长眠于地下的丁玲。

陈明 1987. 4. 25

目 录

前言	(1)
----------	-------

上卷 到北大荒去

(一)意外的判决	(3)
(二)寂居	(6)
(三)悲伤	(9)
(四)火柴	(13)
(五)何去何从	(16)
(六)介绍信	(19)
(七)轻装	(22)
(八)前进	(25)
(九)陕北人	(27)
(十)马迪尔旅社	(29)
(十一)初到密山	(32)
(十二)见司令员	(35)
(十三)相会	(39)
(十四)李主任	(42)
(十五)新的家	(46)

(十六)展览	(49)
(十七)青年诗人	(52)
(十八)拣蛋	(55)
(十九)远方来信	(58)

下卷 牛棚小品

(一)造反派的威风	(69)
(二)“牛棚”窗后	(72)
(三)短筒	(75)
(四)别离	(80)
(五)希望在阳光下	(85)
(六)晒肥场上的遐想	(88)
(七)“你还配睡午觉”！	(90)
(八)禁烟	(93)
(九)鱼肝油丸	(95)
(十)任人差使	(98)
(十一)立竿见影的劳动	(101)
(十二)把心磨炼出厚厚的茧子	(103)
(十三)医治我的不治之症	(105)

附 录

(一)1969年丁玲的日记片断	(107)
(二)1969年陈明的日记片断	(114)

(三)1955年至1979年有关丁玲的重要

- 记事**.....陈明 (119)
- (四)三访汤原**.....陈明 (127)
- (五)追叙夜审丁玲**.....陈明 (147)
- (六)记入狱**.....陈明 (153)

上卷 到北大荒去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一)意外的判决

1958年初，我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孩子们都在莫斯科念书，他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他们受伤的心头，该紧贴着可怜的妈妈的相片吧。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象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多福巷16号小小的四合院冷落到只剩一个王姐^①还伴着我们，现在这里离“福”太远太远，一切可以令人高兴的思绪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在摇曳的灯光下，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撤销级别，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候命出发。命令来得太突然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在那面红耳赤、唾沫四溅、辱骂横飞乱哄哄的日子里，原来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要到东北伊春林区去，或者到贵阳的深山去，我们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下火海、上刀山，我们都无所畏惧，我们都勇于担当，我们两个都在一起。现在怎能把我们俩分开呢？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生离呢？我们一时都呆了，不知道该怎么

^①当年我们家雇佣的保姆。

办。沉默了许久，陈明才说：“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找作家协会，让他们知道。看他们如何安排。”但我却冷漠地答道：“不必了。我们不向人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对我你应该放心！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忍受一切。”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互相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这真是“重新做人呀”！让新的生活早日开始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要顶住，我们能顶住。我们将象青年时代投奔革命那样，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这一切，傲然踩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首前进。让他们弹冠相庆吧，我们相许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同心协力，相扶相助，在祖国北疆凛冽的寒气下共同呼吸。相爱的人儿呵！我们不忍分离，却又坚决分离。我们盼望重聚，而且坚信一定重聚。但何时才能重聚呢？

二月中旬，我们在多福巷16号的大门口分手了，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与回忆。我还在恍惚之中，三八节那天，陈明在去黑龙江的前夕，忽然回家来看我了。王姐不在家，是我去开大门的，我几乎晕倒在门边。这奇迹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我们在暖和的小院里携手踱着步子，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我们又紧紧偎坐在屋里的长沙发上，翻着新近合拍的一张相片，那是特为纪念这不平常的分离而拍的。我们原不缺少欢乐，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却显得沉默、忧郁，事情对我们太严峻了啊！我们好象是久别重逢，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和藏在这些轻言细语后边的无限的担心。但我们都强压着内心的悲痛，谁也不去触着那入骨的伤痕。短暂的会晤之后，即刻就又要分离了，何年何时能够再聚呵？我们只希望我们的离情能把时间拉住。

天黑了。陈明要走了，同伴顺路来邀他同行，我用同情的眼

光看着这个同伴，想着他美丽的情人。“有情人都成眷属”。但有情人却要无尽期的远远分离了。这分离使人断魂，断魂处只有心儿才知道啊。

(二) 寂 居

三月过去了，四月来了。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绽出了绿叶，绿叶中还含着一点深红深紫。春天来了，春风吹进了小院。天天盼望着陈明的来信，却是这样渺茫。他还是经过哈尔滨时从车站来过一封信。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呢？四月里的北大荒，该有一点春的气息吧？我有点想他，却更担心他。我想只要条件允许，他一定会来信的；现实真会残酷到不只是山河远隔，也还要鸿雁不通吗？我们的公务员夏更起离开我更早。他在57年九十月间批判会开得热闹的时候就被调离回机关去了。他跟随我们已六七年，生活在一起比儿女更亲近。我记得风暴刚开始，那天我便对他说：“更起！我们都犯‘错误’了。你要相信党，一切要听党的，不要同情我们。生活应该自己注意，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他原是河北老解放区农村出来的小孩子，全国解放不久，他到作协机关，派到我这里。他很单纯、聪明，刻苦上进。在我这里工作，夜间进补习学校，离开我们时，他已具有高中的文化水平了。听到我们的话，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哭泣，有两天眼睛都肿了。我们心里难受，却无法安慰他。这年7月祖林^①从苏联回国度暑假，趁便去上海参观造船厂，正当《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批斗我们的惊人新闻，他们从南方回北京。我们不忍心他为我们承担痛苦，便替他买了飞机票，让他赶快离京飞回苏联学

^①丁玲的儿子，当时在苏联学习。